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Santé
<p>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七杯喝下去我就受不了了。威士忌的苦甜在嘴裡散開，從喉嚨一路燒進胃裡。吊燈光芒像瀑布流淌下來，把四周景物蒙上一層白黃色霧氣。「Santé在法語是『健康』的意思，法國人敬酒前都會高喊 Santé，祈求所有人身體健康，就像我們台灣人會喊乾杯一樣。」一位剛從法國回來的社員對著大家說。今天是社團少數的聚餐。由於剛加入社團不久，我和大部分成員並不是太熟，一到酒吧就一個人坐在角落喝了起來。黃湯下肚，陌生人都可以變成知音。眾人的歡鬧聲中，背景音樂從西洋爵士樂切換到了華語流行樂，鼓聲越來越強，一起一落，像海浪般捲了上來。我平常向來少聽華語歌曲，唯有高四重考那年，曾一度迷上本土獨立樂團頹靡厭世的風格。有別於纏綿悱惻的情歌，帶點暴力性、社會批判性的歌詞更吸引我。談話聲、酒瓶聲、爆笑聲，嘈雜交織，熟悉的音符瞬間穿透一切，一顆顆服貼上我的耳膜。視線一暗，在掛著音響的水泥柱後方，一個灰黑色鬼影一閃而過。像是燒著潮濕煤炭冒出的濃煙，色澤混濁而詭譎，輪廓毛茸茸的，在空氣中旋轉、牽絲、蠕動，令人作嘔。我認得這個身影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次見到鬼，是在高中畢業那晚。夜很濃，我做了一個非常真實的夢。倚著高樓樓頂圍欄，冷風把我的長髮吹亂，城市燈海在眼裡狂躁地閃爍。一步步，我爬上了鐵欄杆，足底傳來一陣冰涼。那一躍是極其輕鬆的。強風在耳邊呼嘯而過，張開手，像隻老鷹，穿戴上名為自由的羽翼。我的心睜睜開來，吃吃流淚。就在落地前一刻，一個黑影從地面抬頭望向我。牠的雙眼是煙霧中凹陷下去的兩個黑洞，深不見底，濃墨從中滴滴流出。輪廓在眼前越發巨大而清晰，牠幻化成好似男人的形體。我撞了上去，黏稠又濕冷，包裹住我的身軀。我並沒有死。凌晨三點，窗外下著滂沱大雨，我從床上猛烈驚醒，棉被上還可以嗅到那股陰濕酸臭的氣味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早晨洗漱時，洗手台鏡子映照出我身後的一雙眼睛。牠並沒有離開。隨著我上公車，我坐在內側座位，牠坐在外側，時不時轉頭看向我，眼神若不勝悲。那陣子，我表面上告知父母自己正在準備分科，實則深知這場遊戲我已徹頭徹尾地輸了。考試倒數四十天，還沒讀完的分科講義比我的命還長，而學測範圍較小、難度較低，明年再重考一次學測，上榜機率大得多。公車停在補習班大樓旁，我走下車，足跟帶著硝煙，「我們」一起進了電梯。重考班比想像中寬敞明亮，櫃檯老師遞給我報名表，鬼蹲在門口四處張望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「我非醫學系不讀。」我對老師說。醫學志向不知從何時起被刻入骨髓裡，隨著血液淋巴竄流我一身。想起以前的夢想是成為作家。文學熠熠生輝，像繩索，往井底一扔，我竭盡全力爬了出來，雙手摩出的血嚐起來也是甜膩的。高一的暑假，理所當然地在表單上勾選了社會組，可只有母親願意簽上名。忘不了在車上告訴父親我欲轉組時，他高興得跳到車椅劇烈晃動，我暗自擔憂那台老爺車會就此分裂。後來以身心不適為由申請了轉組，寫了長長的自傳寄給校長，在輔導室做了一系列諮商。小小晤談室裡我淚流滿面。這世界有的是規矩繩墨，金錢地位，癡情的貧窮，麻木的富裕。我知道自己不笨，鞭策我、催眠我、刺穿我，我遲早會在這汪洋大海裡，踩著無數溺斃的屍骸爬上岸。何樂不為？夜闌人                 </p>	

靜之時，我一遍遍朝著鬼的耳朵呢喃。

重考生活是一齣黑白連續劇。每一集劇情大同小異，都是慘白日光燈下，成群黑青色頭顱卡在桌椅間，或讀書，或吃飯，或睡覺，無盡播放，儘管收視率始終是零。數學課，密密麻麻的公式淹沒五官，鬼在我耳邊咆哮，聲音像指甲猛力刮過黑板，震碎我的五臟六腑。午餐時，便當冰冷油膩，牠齜牙咧嘴，濃稠口水直滴進飯菜裡，我抑制住嘔吐的衝動，將之全倒進了廚餘桶。而裝完水，鬼影從飲水機出口滲出，黑色尾巴蘸過水面，水從此喝起來有股發霉般的苦澀味。

連續劇播放到第二週時，國高中好友容容加入了演出。我和容容相識六年多，在還沒有被鬼糾纏的那些年，我們是兩個天真浪漫的頑童。她愛建築，我愛文學。上課時我們聊得忘我，被風紀股長記下好幾筆警告；而下課後，我們手勾手走去書局參加讀書會，昆德拉、卡夫卡、費茲傑羅……見證無數偉大靈魂誕生於筆墨間。容容說她未來想去日本學建築，把所有思想畫進藍圖。文明之大，我們的夢想無遠弗屆。而幾年後，站在醫科重考班，再次望見彼此的雙眸，頓時感到青春亦生亦滅，甚是惘然。

容容從來沒有問過我鬼的事。她向來話不多，對我的私事也不過問。每天五點下課後，我們會帶著水壺和便當，漫步到補習班附近的校園。偌大的操場邊緣，餘暉灑落滿地，乾癟飯盒在綠樹嫩芽的陪襯下也可口了起來。我們一邊吃飯一邊暢談，話題從考卷聊到未來，夢想在一吞一吐下被反芻、分解，肝臟逐步代謝掉毒素。原來，容容的家人並不支持她去日本求學，礙於台灣的建築業衰退，她也一頭栽進了醫牙這條滾滾大江。起初我總以為我們無話不談，直到學測前，我才從她口中得知，其實國中時她父母就離異了，母親得了癌症，這幾年一直在養病。我很詫異，對於曾自以為透徹了解她而感到萬分羞慚，卻也為兩人友誼的進步無比欣慰。望著容容，烏黑秀髮拘束成低馬尾，濃密眉毛下一雙清澈寧靜的眼睛，我總不禁想著她身後，又背負著多麼沉重的鬼魂呢？

最令我悲從中來的，是鬼並不知道牠是鬼。自以為深情，狂躁要我回應牠的愛。忠誠把犯罪美化了，牠卑微地試探我、乞求我、挖空我，把我吸進牠雙眼深不見底的虛空。像是被困在一個漆黑的小房間，牆壁四面逼近，黑得像是要融化了，恍然間，它緩緩長出四肢、軀幹、乳房，融合成我的身體。任憑我驚叫，皮膚上的毛孔還是一開一閉地呼吸。牠握過的筆，我可以丟；牠駐足的照片，我可以撕爛，可身體呢？能換洗嗎？能重鑄嗎？多想指著那張醜惡的臉質問，如果牠知道自己是鬼，還會這樣靠近、糾纏我的一生嗎？坦蕩蕩地蠶食我本該一塵不染的青春。然而，這問題終究是問不出口，怕會傷了牠鬼魅的心腸。如果牠也知道自己是鬼，想必會痛徹心扉，更沒有無辜的理由了。

那些日子裡最深愛的依舊是林奕含。自高中以來，無數次翻遍她的部落格、臉書、訪談紀錄，迫切從沉澱的文字裡挖掘出新生的章節。最後一篇文章永遠定格在二零一七年四月，八年如一夕，我在文字裡猶可聽見她的呼吸。意外翻到有網友整理出她公開的相冊，儘管奕含常說她厭惡自己的美，可她終究是美得令人咋舌。秀氣的五官，冰玉的肌膚，想脫也脫不掉的清麗。可剎那間，臉蛋從邊緣開始焦灼，鬼影一步步向內吞噬，面目蜷皺起來，像烤網上的棉花糖。想起古人總把火災稱作祝融，婉曲格的極致，連毀滅都是祝福。看著電腦螢幕中少女扭曲的燦笑，我的眼淚滴滴落在鍵盤上。那是和我一樣的鬼魂。

重考日子中，十二月是難得的恬靜。路上的冷風漸漸穿透厚外套，聖誕節的氣息滲進

每家攤販店鋪。我和容容國中讀的是天主教女中，聖誕節在那裡是一年當中的重頭戲。彩色聖誕樹燈飾從九樓直直垂掛到一樓，學生們聚集在司令台前，手拉著手唱聖誕歌。那是我與容容一生中最乾淨的歲月，一筆一畫鐫刻在心頭上。因此縱使多年過去，聖誕節對我們來說，依舊像是耶穌誕生那日夜空中最亮的星辰，為所有迷途之人指引方向。補習班下課後，我和容容照常走到校園，操場旁花木皆蕭瑟了，校門口的草皮上卻多了一個可愛精緻的小屋，是學生們設置的聖誕擺飾。外觀像是白色方形帳篷，裡頭放滿了娃娃、彩色投影燈、許願小卡，雪花片片黏在屋簷，麋鹿圖騰遍佈牆上，我們興高采烈，稱它為「聖誕小房子」。打從那天起，帶著便當拜訪聖誕小房子成了每天最大的樂事。坐在娃娃堆中吃飯、嬉鬧，用粗大的黑筆在許願卡寫下：「希望學測順利」，又畫上一隻小黑貓，垂掛在黃色吊燈之間。風把一整排小卡吹得沙沙作響，欣欣向榮的樣子。那陣子，鬼變得悄然無聲，我甚至常常忘記牠的存在了，只是偶爾在睡前時分，牠蜷縮在床角，小聲地、低沉地吼著：「妳是不是不需要我了？」

學測放榜的那天，我突然很想去看海。隨手拿了鑰匙便出門，通往海線的公車搖搖晃晃。一路上思忖著自己考的不好也不壞，醫學系大概能沾上點邊吧。罷了，所有痛苦一時間都閉上了嘴巴。望著窗外涮過去的大馬路，陽光正好，空氣水霧霧的，柏油路外是一排蓊鬱的樹木，樹一旁有山坡，山坡之外是一片一望無際、灰藍色的大海。歲月靜好。

在一片荒野下了車。蒲公英錯落在高矮參差的雜草叢，白色冠毛隨風飄散，在半空中被一坨黑煙吸了進去，燃燒成灰燼。鬼影正對著我。陽光穿透牠的輪廓，緩緩地，牠幻化成男人的形體，若隱若現的四肢和肩線，高大、臃腫、疲憊。牠伸出雙臂擁抱我，試圖親吻我，黏膩口水垂掛下來，滴在我的臉頰。我咬緊嘴唇，抽抽噎噎哭了起來。不為牠的可悲，而為了被剝削、被掏空、蠢笨的自己。風起，我一把抓起地上的利石，往牠黑洞般的雙眼捅下去。牠尖銳地嚎叫一聲，驟然間，整個軀體旋轉了起來，濃煙繚繞，牠豎起尾巴，臉孔融化成一攤瀝青。我可以聽見一整棟鬼屋在崩塌，地基分裂成兩半，像摩西劈開紅海，巨浪又把追趕而來的埃及士兵全軍吞沒。鬼魂四分五裂，向四面八方飛竄，一塊小小的碎片朝著我衝過來，狠狠扎進我的心口。我痛得跪倒在地，抬頭看見牠化為一縷薄薄的灰煙，裊裊升起，散入天際。灰煙中一雙眼睛盯著我，兀自流淚。

遠方海浪聲一波波打了上來，我站在原地，啞然無聲。始終不敢伸手把心口上的碎片拔出來，怕會把心摳爛。從此我的心越發冰冷，鈍鈍地疼。多少日子，我對於鬼隻字未提。一旦說出口，就會賦予牠那苟延殘存的碎渣生命力，在我體內無惡不作。英文裡「haunt」這個單字原先直指鬼魂、幽靈出沒，後用作比喻一件回憶或感受縈繞心頭、揮之不去。而我想或許，鬼的本質從一開始即是，說不出口的秘密。

即便尚有怯懦，我仍然深深相信，所有的經歷都能提煉出養分，作為日後成長的堅韌力量，縱使是遇見鬼也是如此。心臟漸漸將碎片分解、代謝，走在通往未來的康莊大道上，我的步伐越發開朗，沿途遇見的一個個燦笑填滿了我內心的缺口。因為理解過鬼的貧窮，所以在那無垠廢墟中，開出了一朵名為慈悲的花。白天時，花瓣一片片綻放，鮮豔而脆弱，入夜後又褪去色彩，蜷皺了起來。日復一日，我將記憶重組、竄改、再次詮釋，費盡苦心去解釋我之所以為何成為現在的自己，又該如何成就未來的自己。

這是最後一杯了。酒吧裡，眾人舉起酒杯。「Santé！」我在心裡大聲地說。酒精沖入

喉嚨，溫熱卻冰涼，千言萬語都湧入腹中，再無所謂了。暢快。灰黑色鬼影融進柱子後長長的陰影，形體四散，陰影好似濃稠了幾分。胃頓時揪了起來。我閉上眼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祈禱著未來，我愛的人都能平安、健康、快樂。再次睜開眼，目光悠然飄向那塊陰影，我終於微微一笑，在心裡輕聲對著牠說：「坐下來吧，我們好好聊聊。」

